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儼山集卷三十九至四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舉人臣蔣雲師

儼山集卷三十九

明 陸深 撰

序三

送馬都諫參政陜西序

璞岡先生之參政陜西自刑科都給事中出也諫垣諸君子既喜其才將試於一省而又惜其人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之上也相率屬贈言於深聶君子安若以深為

知璞罔者深與璞罔同在班行過從之日不數數謂之深知或未能也璞罔往歲令武進美政以數十布在人耳目深家去武進三百里而近謂之不知亦不可也惟今天子在位仁孝雍睦之治比隆唐虞而大小任使皆斷自淵衷暨于明作之功中外一體若鑑之照物也比者襄藩有爭襲之釁當事者咸以分辨為難久而未決

上命璞罔以給事中往至則剸裁若破竹中外帖然上特器之歷轉副長凡大議擬大參駁務持大體士論翕

然以為當代之名賢也顧今日仕版分中外而有親疎故親民莫如令親天子者莫如諫官夫令謂其能善於下也諫官謂其能善於上也既善於令又善於諫官則天下職任皆其優為也而豈以中外論哉璞罔自此將拾級而升矣雖然陜西古關中也今藩省惟陜西為重何則九邊要害其六在焉六邊之經費兵戎為大天下之勢不得不以陜西為重也藩司職總錢穀一涉邊事則貴出尤大天下之藩司不得不以陜西為重也藩司

之官參政而上惟有布政而布政特總大綱若夫畫守分行備嘗險劇參政事也況今日擘畫之在西北者乎諸藩之參政又不得不以陜西為重也天子用璞罔之意固有在矣深聞陜西逾年以來數被敵患而災荒相繼夫敵人之情難於意計使得志而去則所傷寔多使失利而還則報復伊始區區一省之民日夜隄防不獲生息而旱蝗又乘之農工蕪廢奈之何其不寒且困也此藩司之責而在一方者參政獨任之將欲節民力與

則邊餉何需將欲裕邊計乎則民膏日削二者璞岡宜有以處之矣國家治安日久西北之事凡幾變矣撫綏創痍洗剔蠹弊以復還祖宗之舊則今日之陜西又不得不恃璞岡以為重也璞岡素以天下為任而才識足以辦之是行也其有以副明天子之任使必矣他日入為卿輔以其善關中者善廊廟猶之善武進者善諫垣中外皆璞岡之相業也此亦諸君子願望之意遂書為贈

光禄卿洪洋趙公讓廕序

今上皇帝以大孝至仁統天下十有八載矣乃二月吉

建位儲宮沛恩宇內凡廷臣三品以上得廕一子於時

光禄寺卿洪洋趙公信臣上言臣廷瑞年四十有八尚

未有子無以仰承恩詔恐孤陛下盛典臣有弟廷璋年

及強仕幼習經書況臣母所鍾愛願以恩廕讓事下吏

部天官卿以為賢乃覆之曰光禄卿移廕不私其子而

成其弟乃推恩之至情寔友于之篤愛事關風化於例

有據亟上其事上特可之於是信臣入廷謝而廷璋入
胄監以需用一時士大夫皆多信臣之善讓而侈聖恩
之廣被也同官少卿東玉高公輩謂深宜序其事以傳
深惟父子兄弟其道一而已矣自吾身視之一氣也自
祖宗視之一人也自天下視之一家也顧其分有萬殊
而仁人孝子之所願欲與聖君賢相之所經綸者有遂
有不遂有得有不得則存乎其遇爾今公之讓弟一請
而得焉抑可謂遇矣是故於君臣有體悉之仁於父子

有繼承之道於兄弟有遜讓之風盖一舉而衆善兼之可不謂希闊之遇也乎且自古治平之極必有美讓之德風被天下以為萬世凖則然恒自近臣始自古君臣之間必有孚感之意相為流通以示彛倫法程然恒自大臣始令公身為大臣而執事常左右天子意氣之孚感德化之流通其所以凝集而啓悟者獨兹讓弟一事然哉天下之所屬望於公者宜如何也公宏材碩學抱經綸之器令上龍飛首擢甲科入讀中秘書文章德譽

崇重一時既居諫垣凡三遷而為都給事其在刑科屢進讜議蹇諤之風播於華夏上特倚重有超擢之命遂遷通政清理内黄再正太僕之位名為光禄益見親密由是天下之望翕然歸公名位勳烈自此而愈進矣其進愈高其讓愈多必能濟濟相讓於朝以從隆唐虞之化於我皇上中興仁孝之業勸萬世而光四表者又將自一家始是可以傳矣因書為序

海潮集序

古今言潮者始於王充而備於盧肇予生長海上諦觀潮汐孰主張之及聞諸鄉父老言潮起於南匯嘴始若湧突旋分兩派南派南漲入錢塘江北派北漲入楊子江南匯嘴者海之一曲也在邑東南百里而近叱讀海鹽志志云海潮東北自金山而來西南至浙江名上潭自浙江回歷海寧茶灣至澉浦為下潭金山在海中屬華亭在南匯之東北又云葫蘆山澉浦鎮東南六里海上出沒潮中如葫蘆云澉浦屬海鹽在金山之西南予

嘗過其地盖潮源云因檢古今論潮者類爲集以存異同之辨庚子夏四月望

道南三書序

論語皆孔門弟子所記其篇次並有意義孟子之書七篇或者以爲出於萬章公孫丑之徒秦漢而下士爭以著書名家而兹義鮮矣至宋儒者以講學爲事諸家門人各有語録據所見聞而深淺具矣可以考論故嘗與成書俱存而互傳也子朱子作大學章句斷然以經文

為曾子所述其傳文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學者信之無疑深來佐延平始至問郡之故楊先生文靖公時羅先生文質公從彦李先生文靖公侗皆延産也徧訪其遺文卒業焉因次録之為一編總之曰道南三書既以附於及門者之為幸而又以局於聞見者之為懼也併求正於世之君子

送左長史胡君世傑序

有談者以仕宦不出國門為樂從容侍從之優裕密邇

冕旒之清光信樂矣然而鄉國桑梓登堂上冢之念歲時有不能以釋然疑此特為都人士言之也有談者以足跡不出里門為髙無奔走負荷之勞有宗族昆弟之樂信髙矣然而救時行道顯揚振大之業有不能以坐致疑特為山林枯槁者言之也夫人不能恝然於當世而又欲自便於閭里惟典鄉郡者兩遂之然非今日之制也若胡君世傑非所謂古今希闊之遇者乎世傑本廬陵之族有戎籍於桂林遂舉廣西之鄉試故今為桂

林人宗族墳墓在焉自丙辰以來教安鄉轉上虞擢國子救時行道出而任負荷奔走之勞者廿餘年矣中遭家難三弟連折烝嘗丘壠之私未嘗一日不往來於桂林也乃今正德戊寅秋靖江府左長史闕吏部以世傑名薦上可之於是自國子學正列大夫之階當輔相之任下天子侍從一等而冕旒之光日周旋於殿庭咫尺之間視古之典鄉郡其榮光尊重者且數十倍而比於昔人衣錦之榮者不啻過之而又以遂夫顯揚振大之

舉以遂吾睦族裕後之仁所謂樂且高者兼而有之豈非希闊之遇哉雖然余願有告焉我朝廣建宗藩實藉以爲奠安鞏固之具而天潢玉牒之英其崇德進學實於輔相焉賴之而世傑其首選也惟靖江奠在南服我聖祖親建之邦而於今日所謂故國也樂善好賢亦有東平之遺轍而禮樂修舉則河間之賢未遠也世傑宜以是爲期正誼明道董仲舒之相江都也忠義慷慨則賈太傅之於梁可法也世傑宜以是自待余於世傑有

寮寀之誼故既羡其私榮而繼之以公義者亦職也諸君子贈送之言具諸左方

古詩對聯序

禹貢三江故道惟婁與松可尋而松江入海處亦已再易今吾邑後一水名吴松江自西南來入黄浦合流赴海海口置戍亦名吴松江曰江灣曰舊江者故在惟東江無復考證書傳稱東南流者為東江今震澤東南流者自嘉興經長泖由府治而東北折則為黄浦雖其移

易稍有不同而黄浦決知其為東江故道無疑余家自先曽祖竹居府君卜居於黄浦東涯已百餘年而子孫蕃衍内外族人已及千指余近買田頃餘於江上作樓六楹正當松東二江之合流被以蒹葭帶以楊柳隅峯樓閣一望如畫樓外有土岡數里隱若城郭宛轉有情樹宜木綿因名之曰木綿坂期以男耕女織於此焉老暇日倚闌極目風月無邊乃取古人詩句有默契焉者書之壁間每一登臨輒擊節歌之以代賦焉

詩準序

夫詩以三百篇為經三百篇四言詩之祖也前乎三百篇有逸出焉後乎三百篇有嗣響焉猶詩也予每欲因經采録以為詩學之凖則顧寡陋未能也嘉靖乙未入蜀明年夏始得蠹叢國詩一篇繼又獲見石鼓詩全文十篇乃編為三卷各著所由於每篇之下而詩之源委流别亦畧可識云凡若干篇總之曰詩凖夫民之有心天下古今之所同也感而為情則不能以不異故詩也

者緣情而有聲者也聲比律而成樂樂足以感物而聖人錄之於經故詩可經也而經非盡於詩也故曰詩之祖也乃彙而序之以俟君子

玉舜編序

堯舜皆古聖人也聖至於堯舜極矣槿微物也而襲上聖之號奚取焉夫人性善也堯其善則至於為聖人其不為善也則至於草木而朽腐此美惡同辭春秋之旨也二三子識之曰然則玉之義何居不曰白乎涅而不

緇不曰堅乎磨而不磷此孔子之事也夫人無堅白之操則至於違已而害性者衆矣敢不慎與二三子曰敬聞命矣雖然玉成也舜聖人之變者也孔子聖人之窮者也舜處其變孔子處其窮聖人且弗能違之矣語曰庸玉汝於成此之謂也於是聯次為玉華之什而以諸和篇附焉二三子請書為序

遐壽堂詩序

予獲交天下士樂覯今世文武之盛往往高才雄畧多

出於西北意山川之靈使然稍起涉行長河大嶽之間磅礴孕誕者不皆盡是又意髙才雄畧之士必有訓成之績使然昨厠晉臬與今都指揮僉事孫公同僚也公魁梧磊落誠西北之良哉予昔待罪史官時武宗皇帝巡遊西北諸邊以糴兵同朝諸公苦諫留之不可得及聞分守居庸關有將官者固鎻南口駕扼不得行意甚壯之詎知即公耶乃相與甚驩予既不合去晉今嵗奉旨至晉伏草留繫僧廬公以故舊日來視予益驩都閫

馬公朝卿又長才也忽與偕至再拜以請曰璽少孤賴母劉撫教有立家本北邊守居庸時得朝夕奉左右既奉勑守鴈門奉母至鴈門養已而思歸奉歸居庸既又僉書都司山西奉母至山西養已又欲歸璽跪請且泣曰子在晉母在晉母養未極子心乃安母曰人老思鄉耳汝勿復言璽因入賀遂奉以歸今一載矣瞻馳千里璽寧無悲乎母今年八十有一九月八日實維初度之辰敬捧一觴東望致祝璽之意寧盡於此乎辱諸公有

遐壽萱堂之作聯而為什願先生序之予聞之曰孫公之忠此母之教也然則髙才雄畧之士豈西北山川之所能獨擅哉予之疑始釋然而又以未及登堂拜母為歉也夫移孝為忠母以子貴此古今之通例也雖然忠臣由於孝子孝子而不進於忠臣者有之矣是母必有是子舉子而不肖其母者有之矣今劉夫人有都閫為之子都閫有夫人為之母則忠臣孝子慈母名士萃於一門鍾和兆祥忘年受日夫人之壽寧有既乎都閫忠

勇名世必有平定廓清之功建大將旗鼓勒名燕然提兵瀚海金書鐵券山河帶礪之盟夫人視之萬里猶咫尺也而又何但以山東西為遥哉聊書以引羣玉

儼山集卷三十九

儼山集卷四十

明　陸深　撰

序四

北潭稾序

禮部尚書贈少保謚文毅傅公北潭先生遺文一帙嗣子今禮部主事祭入梓以傳主事君謂深宜序深乙丑禮闈公所舉士也愧無能報公之知久而未有以復雖

然公之文何賴於深此主事君之志也奚敢辭惟我皇朝一代之文自太師楊文貞公士奇寔始成家一洗前人風沙浮靡之習而以明潤簡潔為體以通達政務為尚以紀事輔經為賢時若王文端公行儉梁洗馬用行輩式相羽翼至劉文安公主静崛興又濟之以該洽然莫盛於成化弘治之間盖自英宗復辟勵精治功一代之典章紀綱粲然修舉一二儒碩若李文達公原徳岳文肅公季方復以經綸輔之故天下大治四裔向化年穀

屢登一時士大夫得以優游畢力於藝文之場若李文正公賓之吳文定公原博王文恪公濟之並在翰林把握文柄淳龎敦厚之氣盡還而纖麗竒怪之作無有也公舉成化丁未進士弘治閒列職坊院寔由三公之門而一時同館以氣節相激昂者羅文肅公景明其人也是其師友淵源之地已為夐異而涵養之深造詣之密公所自得者尤多故其文章皆温雅典則如鍊金璞玉不見追琢刻畫之工而光彩可掬斯稾所存豈惟家傳

爾已又嘗聞公言文章政事本出於一文章之可施行者即謂之政事政事之有條理者即謂之文章蓋公之志必欲舉一世於禮樂仁義之中而不屑屑於語言文字之末視韓退之歐陽永叔輩弗論也正德初公佐吏部再遷大宗伯當朝正色有壁立萬仞之風每臨事謇諤如正法王之號奪番僧之田阻監鎗之謀論兵老之弊皆有大功於宗社而身始不安於朝廷矣既歸北潭登臨咏歌超然形跡之外而天下之望日歸焉蓋公之

隱見進退所謂華國而經世者煥然可述文章之大孰過於是深故論次之以為序

送倫編修彥式歸娶序

倫君彥式以禮闈第一人天子親策之以進士第二人賜及第既又出館閣近臣為之師俾積學中秘期大用焉時彥式甫冠年未受室以故事請歸行親迎禮上若曰禮成亟來彥式入廷謝廷辭既卜行冬官何先生汝璧彥式師也請為彥式贈于深方是時天下之慕彥式

者衆矣學者師其文士大夫重其世宰輔愛其才同列薰其德閭里榮其光也惟昔先諭德公以狀元及第雅負重望為史官之長時予入院踵其後辱知愛焉丁丑禮闈與有職事嘗旁從讀首選者紅卷擊節鼓掌謂天下才也私為朝廷得人賀及拆曉主者宣名以訓也因憶癸酉秋北上與冬官先生聯舟日獲晤語間稱其鄉士之佳曰倫以諒以訓凡弟也則又諭德公子余故耳熟焉已而廣東之鄉書至書首者以諒也予既重冬官

之精鑒及是按籍勘磨又知為彥式則余之欣喜慕豔出於常情而欲為之助者亦衆矣雖然余何以加於彥式哉惟我朝設科目以羅網海宇之士名公碩輔雖相繼起而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並以魁元策名當世如南海之倫氏前乎未之有也今天下稱之曰三倫昔宋蘇明允先生與其二子子瞻子由自西蜀來一旦名動京師子瞻子由俱出歐陽文忠公之門天下稱之曰三蘇程太中先生與其二子伯淳正叔自洛宦遊於湖湘識

濂溪周先生於邂逅俾二子受學焉遂成大儒天下稱之曰三程夫三蘇氏三程氏之興當有宋極盛之世是故論者以為匪止繫一家而已我祖宗列聖格天之功敷文之化百六十年於兹盛極矣而三倫際興豈非國祚之光與天下之光哉後世將以配三蘇氏三程氏僉謂曰宜雖然明允晚起布衣已非諭德公之比至蘇氏之學君子亦有遺憾焉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其三程氏乎程氏之學得聖人之全而上繼孟氏以承孔子周公

文武禹湯堯舜之統其功萬世永賴今嶺南先輩身居輔相以推極程氏之功用退而講明程氏之學以淑後進者各有偉人自程氏後其道於今日謂之大行可矣而况彦式承家學當嘉運負髙資尚其益進於此學哉汝璧曰吾志也遂書為序

壽王母趙太夫人七十序

浙水之東姚江之上有壽母曰趙太夫人先南京吏部尚書龍山先生王公之配新建伯兵部尚書守仁之繼

母令鄉進士守文之母也行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陸深於龍山公為鄉試座主亦嘗從陽明遊而守文則督學時所校士視太夫人猶母也太夫人進封一品今年壽七十守文自京闈取捷名在魁選春試畢歸及六月十六日初度之辰謀捧觴而問壽於深深憶往歲癸巳之春持憲東巡拜太夫人於紹興之里第時太夫人出坐中堂冠服雅艳肅然語家門三數事徐牽守文而囑之曰是兒或可教以毋忘先尚書之德則又愀然曰守

仁遺孤幼老眼在望門戶事儻可經理以無忘新建伯之功深唯唯乃退自後寢步履康和神情安裕有深思長慮之風有凝和兆祥之氣深再拜堂下跂而俟其逈閾出而歎曰此天下之賢母也亦天下之壽母也是時蔡提學僉憲宗兗汪提學應軫鄭大行寅時尚為貢士與徐貢士建俱以宗親侍郡守縣令軍衛黌校之士皆從旁觀如堵一時感動撼撼有聲非太夫人之賢而能若是乎初尚書公例當蔭子時守文有庶兄守儉太夫

人亟推與之曰恩當自長受坐是守丈居鄉校者數年不與薦名晩乃從太學得列天子畿内之英為翰林先生之髙第弟子使天下拭目而覩之曰是狀元冢宰之子而㑹魁勲臣之弟不又將繼踵而起矣乎一時京師亦復感動有聲非太夫人之賢而能若是乎閫德懿範見於吕宗伯鄒太史姚學士之所敘述皆可咏歌又有他人之所不及知者尚衆然即此二事亦可以為太夫人壽矣今守丈歸即深之辭以為祝太夫人聞之其有

不樂乎樂則壽不可量矣深又聞之賢於一鄉者必享一鄉之福賢於一方者必享一方之福賢於天下者必享天下之福今天下之廣不知如太夫人者有幾人乎有之足以享天下之福矣夫享福莫大乎得壽使太夫人得壽蓋天下是享以天下而守文之心可慰也守文行矣書以為

夏翁並壽詩序

郡教徐先生言於東海陸深曰丙家苕溪之上故有形

勝壯遊四方乃即大江之陽而愛焉水自嶓冢山自嵩高者適會於六合沃土朴俗尤所賞戀耆士夏翁長者也又聯之為婚姻故遂家於六合夏翁與其配某孺人並年七十今辛卯之歲十月某日為初度願先生一言以長六合之風且以表丙卜居之志予敬諾焉予昨調官晉陽尋即奉詔南還半歲之間兩經六合南面長江如白龍委蛇隅岸青山交戟若畫枕以園田帶以岡阜橋梁衢路公府民廬咸秩秩整比而又挾之以濟通利

用厚生故其人熙熙無巧鑿狡獪之習意必有鉅夫偉
公出其間以當山川之秀亦或有高人韻士隱約混同
以薰陶斯人不然則壽考淳愿之人可訪也恨乏知舊
爲之物色是時徐先生方丞太學守官京師遂無從問
問蓐食去來意未嘗不惓惓茲土也徐先生所厚夏翁
者豈其人耶徐先生曰翁號虛菴朴茂敦素居家孝友
與人忠信尤好施予嘗修家譜以聯屬族人嘗捐金市
地以開廣學宮嘗出百金以修葺縣治嘗供粥藥以拯

濟饑病又嘗埋胔掩骼凡若干千縣大夫髙其行舉為鄉飲賔者廿餘年今精力清明鬚眉森秀夫婦之間婉美儷德予擊節曰翁固其人哉予覽古記桃源武陵以為神仙所宅豐沛之間有朱陳村嫁娶不出其地傳數百年以為世外異境若將趍焉自今觀之武陵不過谿山明麗當時人避虐政相率以往久之長育子孫非必真有沖舉羽翰之事而朱陳婚姻止於二姓必皆朴野未知禮義文物之澤有如翁者生長太平之世名山大

川不出人間足以適體而樂志夫婦父子之倫藹然天和碩士燁然文明道誼之交際方且蓀和含真駸駸上壽使真有神仙殆將過之矣庸非聖世之一瑞哉予與翁同鄉愧未識翁而徵於徐先生者已若是固不必登堂三祝而後為之壽也世當有善頌者播為聲詩以傳之永永彼桃源朱陳圖畫又安足道也遂序其事以張六合

送姚君謙夫赴象山丞序

令所謂親民之官者惟守與令而令為尤親令而下有丞而丞為尤親大抵官資漸卑則其去民漸近去民漸近則其與民漸親勢也與民漸親則其澤民漸易亦勢也丞胡可少哉今之守非積數遷不至而令與丞多出於筮仕今之令十七起甲科故常彊銳俊傑今之丞十八起胄子率衰晚遲頓之人爾是故今之令往往樹特達奇偉之政而丞有能配之者求其十一且不可得何也將自畫於衰晚遲頓苟以具位而已故上之人以是

待之下之人亦以是忽之雖有可致之勢而特達竒偉之政每在此而不在彼與信然兹豈國家官人之意與君子自待之方乎吾邑姚君謙夫少頴敏以舊家子選入邑校尋以資補胄子今上天官得丞象山縣其年方壯志方厲視其外扣其中豈所謂晝於衰晚遅頓者哉按象山古越地僻在海曲其民儉朴尚氣節號稱易治其令即余之同年馬君懋聞所謂彊鋭俊傑者耶其守諸侯弘望則鄉前輩也謙夫將有所遇矣而特達竒偉

之政起矣於其行也序以送之

送沈子龍别駕之任汝寧序

國家進士之途闊矣惟科目為正途士大夫仕進之途亦闊矣惟州郡為政本若夫出自正途而道行於州郡以基政而崇化此當今之所以為榮貴而士大夫所履之亨衢也由是以登藩臬躋公卿進而為名臣賢輔又進而與古之名臣賢輔同傳焉皆可也惟有慕外之心者藉此以為膏潤之地而失其職惟有非分之望者視

此以為卑瑣之累而不安於其職是二者皆非也可菴沈君字子龍去歲以通判原職謁選於吏部今年夏始得補汝寧旅食京華寂焉自守無一毫非分之望茲豈肯視汝寧為膏潤之地耶子龍與予同縣稱舊家世業醫儒其祖若父皆與余通家故子龍亦視予為不薄嘗與子龍論吾鄉風俗之槩衣食饒洽人尚藝文居民得以耕織自足而僻處海隅無通都奇麗之習葢淳如也近年文風尤盛家詩書而戸筆墨秀民賢子弟起取高

科當顯任者亦可與天下爭衡矣獨於所謂名臣賢輔者二百年來未之或見能不於子龍之汝寧有望乎哉子龍尚不以卑瑣為畧可也汝寧今之中原即古淮蔡汝頴之地其民果敢強毅可率之以尊君親上之風吾知子龍必能視汝寧之民如子弟而汝寧之民亦將愛戴子龍如父母矣如此則名臣賢輔之功業又豈在勢位閒耶聊於是行乎卜之也子龍舉癸酉鄉薦屢試春闈乃就教職秩滿遷南京國子學正又秩滿始判處州

既而以讀禮歸所至紆徐人咸惜之而子龍不以介意也兹當捧部符而去吾鄉之仕於朝者咸賦詩為贈予知子龍早且深是故望之最厚因以為序

儼山集卷四十

儼山集卷四十一

明 陸深 撰

序五

古菴文集序

古菴文集凡二十二卷自第一卷至十四卷文若詩在焉自十五卷至終卷奏疏及公移在焉咸次第可誦法云華亭古菴先生張公之所著其嗣子文貴之所手書

以刻焉者也公諱誥字汝欽成化丙戌進士自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歷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致仕而還葢以文章飾吏事者四十餘年是集可考已深憶少謁郡前輩若大司馬莊簡張公及公與憲副定菴曹公皆博大長者和厚豈弟言行風裁蔚然有章而三公者又志孚而聲相和也深既有當世之交每歎以為非後輩所及正德辛未再入翰林公送之行執手諄諄道玉堂舊事與為文章法若不忍休者曁與滇南士

大夫游問滇之撫臣必稱三原王公及公而公之撫滇也寔出王公所薦至論金汁河之利則又三原公之所無者又憶往歲卒業南雍時適蘭谿章公楓山先生爲祭酒每稱丙戌人材之盛若一峯羅公未軒黄公定山莊公而公復出是科與相頡背則公之所爲淵源者固有自哉其名世無疑是集也渾厚簡雅一洗艱深鉤棘之風明習國體不事空言信乎體用具而質文均益歎以爲非後輩所能及也其傳世無疑若夫詞翰並麗橋

梓相輝家學之傳又於是在異日足備郡故深郡人也重論其世而序之

重刻家語序　代郭通判允禮作

今襲封衍聖公成菴先生自闕里寓書雲間以家語見屬允禮故闕里外孫也不敢辭于時適有家禮之役以其餘工成之而完好可讀云惟我宣聖素王無土道德之輿布在方册若是書所載蓋亦不少矣史記世家以此為相定公十二年以後事也或曰此非孔氏之舊意

者庭闈緒言相傳於其賢子孫者序次成之故名家語以别於論語云爾厥後魏之王肅果得此本於孔氏二十四世孫猛家遂以行世至宋大儒朱子復以爲是當時書過孔叢子遠矣或又曰論語及禮記諸篇皆從此出然則有志聖人而從得其心迹者不於此求之將奚從哉况於心親迹近有如允禮者哉乃若成菴之賢光于家乘愧允禮文學不及王肅徒以叨屬葭莩之末系蚤承父兄之夙學於此書竊有意焉又況遭逢皇明全

盛之朝聖道尊崇之世視彼王肅託身衰魏則大有過焉者允禮將託是書以不朽也故為具論所由來者如此願與天下學士共之他日歸闕里當以此刻與續刻家禮板置諸奎文閣中成菴先生以為何如也

詩微序

深承父師之訓以詩經發科自少誦習中歲業舉如制反覆諷詠之餘各有所疑輒用劄記迨通籍禁林獲交英俊間於僚友間稍出一二質之頗有合焉而亦未敢

遽以為是也念今六十年矣雖於經術之大終身難聞而一得之愚不忍自棄聊復彚存將以示子孫題曰詩徵其章句篇什多仍乎舊是編也盖欲折衷傳序兼采衆長以明詩人之旨其疑者存焉其闕者擬焉而因以附見鄙説求為朱子之忠臣而後已嗚呼僭妄之罪安所於逃粗令後世知予之苦心豈所謂皓首一經者耶

張文水六十壽序

海邑之南文水在焉邑以水利也水自西南來者匯為

孫灣詰曲紆回渙然有文故稱文水凡言水於海邑者必以文水為勝文水之上居落在焉其人多務本朴茂力耕勤織竹林魚池望之蔚然淳里也而張氏獨以詩書為業代有文人凡論世於文水者必以張氏為舊而張氏之能文章修行誼者又必以宗之君為賢故宗之得號文水人稱之曰文水先生文水先生屢以文上鄉貢自邑校升之太學文益有聲鄉黨之士宗其文者翕然敬且愛焉今年辛卯八月廿九日為六十初度士友

相率捧觴致祝李君百朋以祝辭為託深不敏頗憶少時與文水同學為文章金春玉應爭相濯摩期以名世而諸提學使臣與當道之能權衡者每加課試必以文水為首延譽峻奬而文水意未嘗自足也令去之三四十年文水之文未獲少露一二於四方且闇然自持或者將負此以老耶而文水意亦未嘗不自足也予竊感焉縉紳大人皆曰是烏足以論宗之哉夫君子達生至人立命斯道全乎我而無意於世然後不為世所累而

世恒賴之是故表萬物而獨全出處時也隱顯遇也遲蚤數也有如此水好風過之縈為淪漪怒且嗥焉舞為波濤方其安流一注千里乃若滔天浴日之竒生物澤世之功固在也而水亦何意焉此文水之志也自兹天休與年俱進屹然斯文之領袖以與此水無窮方今天子急於求賢不遺巖穴況宗之名在天官品題有待一旦出潛變豹使國家得老成文物之用且當為世快覩而文水亦豈宜遽以此自足哉人亦有言其華茂密者

其果碩源匯深長者其流沛朝榮之木無堅田間之渠易涸固物理哉予聞之曰是足以為文水祝遂書為序

古文會編後序

漢氏以來名能文者不過是數子衆愛而喜為之傳者不過是數篇是編也出於今監察御史黃君希武成之者吾松守陳侯民望也黃君來視學南畿以斯文為已任期還于古侯適初政協志作興君子謂是舉也贊同文矣深昔與黃君同被上命入讀中秘書時以文章為

職業得縱觀前代之文而揚搉之謂文莫盛於西京而極弊於江左江左今江南諸郡是也黄君將有意於兹土耶然去之千數百年風聲再變已非昔矣振而起之豈亦有待也哉夫文者質之餘也猶本之有華也古之人質厚重而本盛大是故其言必文而必傳夫質可變也本可培也力變其質以豐培其本其何古之難復議者曰古今時也文寔隨之古之文不可還也深竊惑焉夫時以氣化文由道同道茍同矣胡時之隨且古之人

何限也而以文傳者僅僅固有時不能為者矣其能之者繫其學也士知所以學士大夫有師長之道者知所以倡亦何為而不成嗚呼獨文也哉雖然倡而後有學焉此今日刻書之旨而賢監司良守牧之體也工既訖謂深寔郡士宜有言於簡末深少喜學文今稍知本意甚悔焉迺於是編覽孔明之二表讀伯淳之四箴庶幾見所謂大成者耶顧與鄉郡士共勉焉

贈指揮使李君授職還鐵嶺衛序

遼東鐵嶺衛指揮同知李君涇其先朝鮮秃魯江人高祖鷹你洪武中來歸授總旗遂家鐵嶺焉曾祖英以戰功授副千戶祖文彬父春美嗣正德初南北盜起春美從征戰滕縣戰冠縣戰狼山復往戰饒源洞皆有功陞指揮使及歸征北敵克復應州以戰功再賜織金衣獨兵部覈南北首功少合格乃鐫級為指揮僉事嘉靖初春美因開原松山堡領哨有功復陞指揮同知推守瀋陽以老罷涇當嗣職之京兵部以案牘經火春美戰功

無稽止請以正千戶授涇涇上疏辨父功次既白乃得復授指揮同知將歸鐵嶺過余告曰三代以後仕者分文武為兩途介冑之士以武勇力戰而得官朝廷因其舍生為國有捍難衛民之功故爵祿職位延及子孫以此報功而為臣子勸奈何有司不能體朝廷之意動欲裁制武職以為為國家祛冗食殊失古人以爵祿勸激之意況吏胥深文巧詆而官之失得在其掌握此淍唐所以慷慨而論魏尚也且余祖自外國來歸苟世次功

勞少有不明則受抑多矣是故必得大人君子之筆而記之則李氏之子孫世世有所憑矣予曰不然夫武勇之臣為國家干城爵祿得之智勇智勇而不出於忘身狥國之忠亦非也君之居於邊鄙也小則能為國家出奇以制敵之侵軼大則立功建績使北敵深憚而不敢近塞則忘身狥國之忠著矣縱有媒孽其細故者豈待君之自辨哉亦必有如馮唐之論彰彰於世也且君以迹遠為懼獨不覩漢唐之史乎昔者金秺侯日磾以休

屠之裔而武帝有託孤之命至於七葉垂貂雖霍子孟有所不及李臨淮光弼以阿跌之族而肅宗有王爵之封至於智勇武畧且居郭汾陽之右二公皆棄戎即華不恃門閥徒以忠順自致其身耳君尚勉之哉君尚勉之哉

陶節齋傷寒書序

監察御史玉洲陸公按蜀之明年百度貞肅於是博求藝文以惠來學頗有取於陶節齋傷寒之書乃節縮廩

食命知成都府邵子經濟刻之而謂深宜序昔人以良醫方良相二者果若是班乎盖為生意論也良醫生人良相生人人廣狹之勢殊爾存主則一也醫胡可少哉雖然生意之闕遏邪氣盭之故邪氣之在天地間為姦為蠹為弊端其中於人也為百病惟傷寒殺人為最速惟積弊害治為最深是二者寔相類也故節齋之治傷寒也主於攻邪至謂世無真傷寒斯言一出而前人之論盡廢公之奉命也風裁所臨儼若神明爬梳剔刋無

弊不革而三蜀之生意悉還是二者適相當也深故比而論之以引其端且以告有事於蜀者非徒為醫家樹赤幟也書凡若干卷

擬己卯山西鄉試録序代作

我朝三歲取士著為定制行之百有餘年條式品格愈嚴愈密奉行之者公明正大意視初始如一日也法久而無弊者莫善于是乃今正德十四年己卯復當其期於今上為五開科而歲星亦一周矣山西布政使司復

舉行之如制而廵按監察御史某至期寔監臨焉亦制也先期分聘司考校某官某某官某各集而提調學校副使馬卿所選三府應試之士凡若干人亦集及期任提調者某官某任監試者某官某而某官某相與佐贊于外臨期則鎖院樹棘設簾隅座糊名易書按經彚考限日分場而三試之一如制其法惟舊其事惟新凡閲若干日既竣事揭榜于通衢復梓其文之合式者若干篇人之中式者若干名與諸執事諸僚格爲試録夫膀

以曉近其事畧錄以傳遠其體詳故宜有序而其以職事序諸首昔人有言長材大器往往出於西北蓋以文章許東南也今兹之來履方輿之雄勝固未暇考觀其人品而得先從事於所謂文章焉者窮日夜之力因所疑而致志焉口誦目披則藻繢絢爛之所照映和暢沈渾之所宣颺使人起敬而忘食已恨於不能盡錄而錄之止於是者固當嘗一臠而知鼎矣持此以往其於吳蜀豈多讓哉然後歎古人名理之未盡也蓋自古帝王

多起於西北而出於山之西者尤盛惟我聖祖挺生東南奄有西北而混一之文皇作京密邇三晉列聖繼承傳世八九佑啓文明鼓舞感孚之妙先及厚被旋斡化工所謂道德齊而風俗一車同軌而書同文者正在今日諸士其最之

南山野唱後序

舅氏南山先生以厚德長才從政當其華潤之融結勲績之底成往往溢出一寄之篇翰蒹是者可以為難矣

還自臨安復得江山之助是時春秋八十餘矣陶物寫靈日增月益尤足以驗素養之深厚卜來筭之縣遐也近時號稱詩人者尤所難及閒集其詩云南山野唱凡若干首某請而刻焉深少獲從先生遊得聞春秋謹嚴之旨然先生為人坦恕毋取於傳家刻核之論而獨求聖人之心以顯達宏正為主也故其詩亦復似之覽者可以概矣夫古人之詩務得性情不假雕刻而後工後世藻繪勝而法禁密矣其於古道何如也昔者輔嗣好

易其學傳之外族人都稱通解今先生詩道遠過弼易而深則有愧王氏之諸甥也雖然若洪駒父之於黃太史陳履常之於郭大夫亦安敢諉之無從得焉而自棄也哉病少間因記所私於簡末以告成事云

儼山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四十二

明 陸深 撰

序六

滎陽鄭氏族譜序

莆田鄭君啟範重修族譜成視世所有姓氏之書特為詳整無失次無闕文義例森然上下三千餘年枝分派别儼若敘昭穆於一堂之上可以言仁孝矣題曰滎陽

鄭氏之譜莆田滎陽出也按鄭本姬姓蓋周冑云宣王之弟友封於鄭是為桓公詩之風所敘緇衣之鄭是也其後散處蓋以國氏云按滎陽之鄭在唐最顯敘於四姓八族之中至不得婚姻餘姓而於是取相才焉故鄭氏之相唐者衆矣今啓範所據以校定是譜者實本於唐書宰相世系之表在宋則夾漈之漁仲號稱大儒博雅淹貫頗嘗是正焉信乎故家文獻之足徵而鄭氏之多賢也夫狀元宰相世所榮貴傳世之器厥維文章是

譜咸有焉則所以承之後者宜有道矣啟範奮然繼諸父而為是也蓋有意哉啟範志甚古學甚正年力甚富不朽是圖有光斯譜非啟範誰望哉雖然由啟範而上吾不知其幾世也將於是乎東之由啟範而下吾不知其幾世也將於是乎開之彼富貴顯達不足言也功業聲華之美其輕重茲譜也果何如哉深不佞卒讀其書而歎曰休哉其神明之裔乎備哉其典則之萃乎遐哉其耆舊之家乎懿哉其嗣續之昌乎以神明之裔光有

功也典則之萃傳將遠也者舊之家蓄必厚也嗣續之昌後則大也皆不可以不序若其世次則自封國之後有過江之派有入閩之派有南湖之派有桃源之派有入城之派城莆城也至於啟範桃源之十九世過江之三十九世入城之八世也其諸郡望自滎陽之外有河南之鄭有咸陽之鄭有京兆之鄭有南海之鄭有北海之鄭有丹陽之鄭有東陽之鄭有泰山之鄭有晉安之鄭其諸閩聚自莆田之外有興化之鄭有仙遊之鄭其

在莆田者則故坵前埭後埭上埭劉橋楓嶺桃源其在興化者則洋頭後𡶿井門上下瓲上下溪大田竹演永泰其在仙遊者則翠橋白湖盤石柘山埔兜赤湖烏石鄭塘北鄭市西鄭雙峯鄭縣市鄭潯陽鄭溪東溪西鄭咸祖三公云三公者露莊淑也故曰閩無二鄭其所由來者遠矣深偶記唐乾寧中司空表聖作滎陽族系記文甚爾雅該洽又宋紹興中臨海尉鄭璞作臨安譜序與漁仲文相出入又記魏少府大匠鄭渾生晋荆州刺

史崇崇生適適生扶風太守隨隨生趙侍中畧畧六子翳谿闕静悦楚谿字君明燕太子少傅封濟南公谿生温温四子濤暠簡恬濤居隴西後魏建威將軍封南陽公為北祖簡為南祖恬為中祖三祖者世次當過江之先後與又泰和有澄江之鄭越有浦江之鄭皆云出滎陽是書之所未見也因附於此并録二文以貽啟範謹序

送曹博士先生赴福寧州序

余友曹君茂勳之教福寧也問道於余余昔南使渡濤
江遡嚴瀨抵三衢之交南望萬山之間邑曰江山羣旅
之人裹糧趨馬曰道此以入閩也又西經草萍下常山
汎廣信之谿東望萬山之間邑曰鉛山羣旅之人裹糧
趨馬曰道此以入閩也客有告茂勳者曰彼由江山則
遠彼由鉛山則險孰若趨永康登馮公赤城之嶺揚舲
永嘉之江以濟則捷茂勳疑焉曰是將何途之從余起
而告之曰福寧於閩壯州也茂勳期至於福寧巳矣夫

苟期至於福寧則兹三者皆道也舍三道而望福寧者無是也里之遠近行之安險達之迂捷者遇也是豈獨行道然哉其於仕道也亦若是已矣今天下士大夫誦法先王之道以待用者道亦有三自郡邑升者謂之貢自畿藩升者謂之舉自省部升者謂之進士然其所程試者未必不同也事有難易官有崇卑職有廣狹者遇也方其遇也錯然交於吾前因所遇而自致焉可也局於所遇者非也孔子曰殊途而同歸茂勲其行哉膏車

秣馬以至於福寧而已矣樹德以為訓因事而有成天下後世之人將指而目之曰此福寧曹先生茂勲也則所遇者殷矣余與茂勲共學者餘二十年相知最深其為人高爽尚氣節其學淵深弘懿其治經多所自得其歌詩有騷選之感激悲壯其文章馳騁於韓歐之堂奥往往能以晉唐之書法溢為雜畫又能為墨竹可方軌近世之王舍人夏奉常蓋其才無所不宜然十黜於京闈令正德丙子始應郡邑例貢之天子兩試之成優授

以令職余不能無感於其所遇也因書為贈

草堂遺槀序

廣南太守顧草堂先生詩一帙其孫定芳授深讀之既乃編次為一卷而敘之曰先生宦轍所至皆在萬里外有長城龍沙棧道滇池巨麗之觀又屢捧檄撫諭諸番車里孟養窮荒羈縻之地皆身所經歷中歲歸田有林塘亭館之勝其詩宜工土官板雅氏者兄弟爭長殺人連歲不休屬先生勘契其事至作兩詩示之立解此亦

可以風矣先生少以經濟自負奮欲有為故常不鄙僻
遠期得行之而仕僅至守守又不久故得自肆於篇章
甚富深幼嘗記其口誦如雖憂地險難為客且喜官閒
好讀書竹林斜日聽啼鳥苔逕東風數落花吸殘金露
難消渴種得荷錢不濟貧等作令集亾之蓋多散失其
存者止此而此亦足以傳矣深方欲輯録郡中諸前輩
詩自為一編以致景仰之意愧寡陋未就如先生之詩
亦胡可少哉先生名英字孟育別號南溪草堂卒之明

年始為集集名仍之著志也

望金焦倡和詩序

今上皇帝興自江漢川后效靈無波濤之警改元之明年侍御史王子升先生自南臺奉璽書廵江上下東暨于海十百州郡環數千里之地倚以金湯焉先生所至職事之餘多有咏歌登臨省覽之間不忘經綸功德之大故人競傳之而和者羣附渢渢乎鼓盪于一時雲物改觀而川原生色固維新之朝一景象也此閱軍北固

望金焦之作和者若干侍御史朱子文方自北臺賜告見而嘉之曰此所謂治世之音也授深為序之曰京潤之間有江山鉅麗之觀陸則北固諸峯水則金焦對峙形聯勢接寸目可盡而江流萬里之砥障南北一統之喉襟在焉故當天下無事之時則文人韻士高賢大夫之所為遊憩嘯歌臨風雨而出塵坌實世外之奇蹤當天下有事之時則控扼關鍵水陸之要會百萬之師可因以集而吳蜀閩嶺之財賦器械無脛而至蓋天下之

重鎮惟昔孔明所嘗往來而劉毅穆之之徒因以興建李衛公之泉石米南宮之翰墨咸於斯在先生得無感於兹乎夫地所因者時也因地而用者人也人之所用者才也故人才之用世也處廟廊密勿之間則以文墨議論之懿定萬世之典禮而不過有藩宣兵戎之寄則以誅賞激勸之權布一世之材而馭之以底於安定焉故曰地有全勝人有全材若乃付全材以全勝之地又維新之朝一化理也後世讀是詩者可考已深既屬和

而復論次其大者若此時華亭尹聶文蔚上海尹鄭啟範咸曰茲義也宜序諸作者以表先生之全故書

送別路北村郡伯序

嘉靖甲申歳六月汶上路公解松郡事歸而承重嫡孫禮也先是天子有詔凡臣僚布列于外者得終養養終復起事事公拜詔曰臣有祖年九十有五矣宜有養臣及格即日移文所司趣裝去有思所以畱其行者有頃會汶上以祖訃至公遂去而畱之者亦無計矣民眷眷

然猶不忍公之即去也嗟乎一念之誠積而至於能感
然後事應隨之及其至也金石開焉豚魚孚焉而況於
君臣父子之間氣類合一者哉故公之志若不相值而
誠實相通葢其始也本以至情會于國典暨其終也不
以私事先乎公家公於是乎為孝子為忠臣矣夫忠孝
之積也神明通焉而況於繫一郡之思哉上海令鄭君
啓範慕公尤深既為文以道邦人之思公而不可留者
復謂深曰公果去矣子且謂何他日甞受愛于公矣仁

恕而易親也未能窺公之高深也吾今而後知公之不可及也他日嘗受教于公矣敬敏而懋功也未必知公之難遇也吾今而後知公之不可得也故吾之令海也獲免於議其善且大者咸受成于公而人亦未能盡知也吾令而後安保吾政之無纇也其於公也宜何役之圖深聞之曰此非一人之言也蓋天下之言也雖然公之去留者跡也感應者心也不能不去者制也制有禮跡有限惟心無窮是故心之精神謂之聖神而明之謂

之化此學不講久矣故以官職為傳舍而以民物為秦越民亦始以愛憎為推挽矣皆非也公之學有本源而才無不宜故其治松也再歳爾而善政以百十又其大者則牧凋瘵之民於饑饉之時振廉静之風於奢靡之俗示敦朴之道於文勝之餘此公之精誠達于松者百世未泯也公之身豈松所能專哉啟範儻推公之心而致之公固未嘗一日去松也其去畱者跡也啟範曰公之道大矣請書之以慰邦人之畱公而不可得者

送監郡趙侯赴辰陽序

今天子升自興邸於是湖南之藩比於漢之南陽矣辰故湖之南郡若也比於畿輔等耳宰相慎選才賢佐理其地以裨聖靈鴻巹之化又加一等矣則今之辰非昔之辰也仕固易以當此哉況天子臨御六年於兹閱歷既深治效斯溥其所操賞慶之典將自近始而神謨睿眷拳拳於龍翔之境者又豈他郡所可倫儗也哉今年丙戌夏六月天官卿試天下士於吏部將列之官以永

康趙君孟立為賢倅倅辰郡孟立亦喜自負曰吾母老矣獨不可藉是以投維新之會哉捧檄赴辰取道東海之上海令徐侯德新君袊友也要諸途餞之海士大夫實從徐侯顧謂深曰此名士也金華忠諫之後而楓山先生之徒與子宜贈之言深昔登楓山之門竊講於金華文獻之故知憲副趙公忠諫之節既奉使道浙求金華士大夫交之是時聞孟立名籍甚篇章藻翰時見一斑蓋傾心久矣乃執爵而颺之曰士之於世也以得所

生為賢以有師承為幸出而自見也以得時為遇以遇知己為達夫不得其時與有時而失其會不見知於時君世主至有異世不同道之歎則所以得之庭訓授之師門者猶空言也令時何時哉孟立可謂遇矣或曰孟立讀書金華山中餘三十年博觀而約取胷次經緯具有成說為古文章高視漢魏要之以吕成公陳同父流輩自命也時出緒餘猶足以奪魁而名世乃令僅僅得一辰倅去若是者猶之遇也深曰不然凡余之所謂遇

與孟立之自以為遇者非以位之崇卑也非以地之遠近也非以建立之小大也大抵擇官而仕必其才弗足者也擇地而趨必其力弗給者也宜於大而妨於小者必其質任之一偏也孟立才備而力充養深而施厚視天下事皆所優為茲將因辰而見重非取重於辰者也又況令日之辰哉我朝士大夫金華最尚名節憲廟初年楓山章公自翰林編修諫鼇山以危言被廷朴謫官末年趙公自刑科都給事中諫宫闈復以危言被廷朴

謫官終始二紀金華兩公天下共尊師之孟立之所為淵源者已然然則兩公之所以不獲遇者將不於孟立有望乎哉且夫學以致用為道道以澤物救時為賢以不失已為正以忘我為大彼髙談性命者失之清虚專事藝文者蔽於委瑣此亦深所聞於楓山之門者敢以是贈徐侯曰可以卜之辰矣海士大夫請書為序

儼山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四十三

明　陸深　撰

序七

郊祀録序

故事天子有事于南郊卜自正月上辛預於舊歲季冬之朔備鹵簿法駕啟大明門南出郊壇太常奉犧牲天子躬親臨視一一唯謹謂之看牲既還宫翌日命大臣

以次行詣中馳御道禁旅分隊夾從出入甚嚴明早盛服入奉天殿陛前復命大臣以次歲一行焉正德十三年巳卯臣深備員國子司業忝預視牲之列是歲皇上巡西北二邊大臣與視牲者才十有三人於是人遂輪次矣又六飛未旋郊期再卜於是臣深遂至於六往返矣蓋異數也將事之夕臣深得分獻風雲雷雨之壇各以小詩識一時之感遇附以齋居之作題曰郊祀録藏之篋笥蓋曰禮謹於微榮以為懼云爾臣深謹序

李世卿文集序

本朝文事國初未脫元人之習渡江以來朴厚典易蓋有欲工而未能之意至成化弘治間宣朗發舒盛極矣然要而論之蓋有兩端以雕刻鍛鍊為能者乏雄深雅健之氣以道意成章為快者無修辭頓挫之功故修辭類於雕刻而雕刻者辭之弊也道意成章者近於雄深雅健而雄深雅健又不止於成章道意而已大抵深於學昌其氣然後法古而定體吾嘗持是以考焉而有愛

於李世卿之文也世卿嘉魚人名承其與其兄承芳相師友嘗遊白沙陳公甫之門舉於鄉年甚少遂不舉進士而肆力於古文章是編也昔在翰林日假於崔同年子鍾錄之一日發篋因敘而藏之以備一家言尚當訪成集以考

借寇回天詩序

嘉靖四年夏四月十有一日庚子上海有災于市市據邑中甍棟鱗次其西為縣衙其東為學宫而禮殿為近

是時日方下舂旋飈扶揺邑人喧呼烟熖滃翳莫測也
布政使西津沈公有屋去之丈咫而深之寓居亦值其
北風從南來融甚乃相與匍匐往救之議斷火衝然力
微勢重無與也通守松江府方齋鄭侯適署邑乃自西
來指麾倉皇水具火政畢備整襟再拜曰直攝令天降
重罰當抵直躬是邑焦土惟上鑒匪遠仰天睎雲物徘
徊則又再拜曰苟微直之故惟上帝霽威以惠下土敢
以身請乃端立不敢動屏𡍼以俟少焉風滅火熄其尤

異者太學生陳相之家火燎其棟矣止若晝木乍見創覿厥惟神相士女塡道沃燼拾爍變慟為嬉萬口一詞咸曰我鄭侯之神力也侯方退然不居曰天庇斯邑予亦何有侯既還邑政邑人愈神其事相與歌謡騰口積帙渢渢有聲旁達四馳侯初不知也深既目覩身臨乃聨而為什序之以傳曰災祥之來也玄哉邈乎昔鄭子產之論火也歸於天道劉子政之傳五行也附之人事二者豈皆通論也乎天道果遠人謀無能則曲突徙薪

之計轂矣徵驗著矣人心從之則巫蠱禱祠之禍兆矣是其畔理以干政豈曰細故也哉故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備裁成合一之道災祥不忍事應不書若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爾茍非其人變不虛生茍無其德福不妄應是以君子之為道也至誠以格天責報不敢也勤政以輔行非望不冀也存吾心於齋莊靜一之地以養此氣於勿忘勿助之間夫然後天人之際一而位育之業致矣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是物也彼

有噀酒反風為者抑亦末矣侯之學有本原殆夙有聞於斯與觀其一節可以知已侯向用伊始勲業鼎來異日所以格天者尚有大於是因題曰借寇回天聊以慰邑人士大夫之望侯名直字子敬别號方齋襄陽世家與其從父吏部郎中伯與先生少相淬礪並以正學聞于當朝云

送陳静齋都憲巡撫南還序

今江以南蘇松常鎮徽寧池太凡八大郡首之以天府

附之以杭嘉湖三郡而財賦幾於國家之十六七矣重以人才之進退利弊之興革凡地之故可以裨國而裕民者悉以便宜從事至重也天子必用才德譽望之臣寄以廵撫之任令嘉靖更化之始江西靜齋陳公以右都御史為之公年壯而養深學純而志大敷施翕張與道變通期月之間政用就理方欲為江南建不世之績施行次第各有端緒議者謂天子斷然用公以贊維新之政雖公亦奮起許國以天下之重自任僉曰玆惟為

宜何則令之巡撫以十數而必以江南為首江南之巡撫以十數而必以文襄周公為首蓋江南地重文襄功大故也公文襄公之鄉人也而才望奚啻蓋嘗留意文襄之江南者有年矣故議者謂天子用公之深意與公所以副天下之望者又曰茲惟為宜雖然文襄江南之功以久任成也識者竊恐公之一旦入為元輔不獲終文襄之業盻盻然望之而不虞公之遽去江南也公謙冲消息與道為體懇上辭章至于三四天子皆答以溫

辭勉留而以別旨遂公之去於是議者始兩疑之謂公之未可以言去而天子未宜遂公之去之早也士大夫顧爲留行江南之民至欲遮道使不聽公之去屬下僚吏咸相顧錯愕一旦失所以爲師承稟受之規者松江守何侯合其僚王君某以問于陸深曰天子固欲成公之高公遂決去矣如國事何其等不能無惑於議者之論非徒以藉獎拔共功名爲也其義何居深鄙人也病廢久不閑當世之務以深準之凡公之所爲去與天子

之所以聽公之去者皆古之義也何則自古聖君之御世必有度外之舉措以待英傑之士故其意常恐異日之乏才而所以為敷貽之地者無所不用其情自古大臣之事君嘗以身繫天下之輕重而無心於去就故其意常恐人主輕天下之士而所以自重其身者多主於早退是故世有餘才而士多高尚所謂上下相與以有成也公年甫五十經綸具在異日國有大事事有大疑一旦起公於燕閒之中坐而濟之方今天子神聖睿畧

蓋世亦知天下有難進易退之臣以堅其尊禮不遺之志則所以宏毖中興之業佐成嘉靖之化者遠矣比於當一面舉一職何如也竊恐文襄之未足以與於此是公之退乃所以為進今日之去乃所以為異日之來也何侯聞之曰子之言然請致之公

大司冦立齋吳公七十壽詩序

大臣之進退繫天下之重輕往往當天下隆盛之會則大臣多饗壽考福履之盛而其子孫亦必重賢疊肖出

膺世用以延續聲光贊佐國家昭熈之休者無窮若今大司冦立齋先生吳公固其人哉公少登甲科典司内外刑獄明允詳恕資階屢遷至按察使召為太僕卿入輔孝廟邊圉蕃育之政績勩懋著進為少司空由少司空又進為大司冦出總令上畱都之務攬憲持法侃侃不回忤意權姦竟為所中退而家居未甞以幾微自見若是者其所繫何如也公之伯子山為刑部郎中奉命按事江西仲子巖為工科給事中聲望照映實時名流

其重賢疊肖者何如也深比起告北來拜公於吴江里第衣冠儼如瞻顔炯炯若泰山喬嶽滃鬱葱蒨之氣猶足以出雲雨澤寓内退而詢其所事事日惟教子弄孫沃以詩書之澤吟咏登眺於湖山空曠之表而不知年之與積也乃歎曰我國家涵育休養川嶽之氣完厚効靈毓秀於一世之耆彦若此是豈非隆盛之極會哉故曰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深既見給事君於都下私以爲賀而未敢告也明年正月八日公壽登七

十偕其繼室丘夫人之誕同焉給事君方當天子喉襟
聰明之寄稱觴舞綵未遑所私凡厥僚好謀為公壽且
以慰給事之心於是六科之長呂君道夫俞君國昌葉
君良臣潘君伯和王君存約石君巨瞻合而屬敘於深
夫大臣於國家無間遠邇至於所以幸其身之綿長而
安固者非徒為太平之符瑞聲容之敷張以震盪耳目
而已也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漢養三老五更於國學宋
起文潞公於朝堂惟師尚父則亦以耋耄之年成開周

之績其於理化何如也深與國昌實鄉人謀為之壽與所以為給事君慰者尤切是故推其所繫者尤大為諸君子先焉頌禱之義則詩人備之矣

碧溪詩集序

科舉之業盛而此學廢仕進之心勝而此學微蓋彼有所工則此有所拙嗚呼獨兹一事然哉慈谿張子威先生自少時一再遊場屋即棄去學古人之道攻古人文章學既成咸可試用會有推轂士欲薦之天子遭讒罷

去然胸中負挾益富練閲益深開口論天下事犇戟戟若纚縰炙轂竟日而不竭也一座人皆驚服有弗當其意者終席不能發一聲聞人之善千里赴之亦有隅屋而斷請謁者然坐是落落今年過七十老矣而猶未有所遇合也稍用其學為人修敘譜牒以自資歎曰是猶能食吾力者茍非禮義之宗輒亦不往也正德十年自粵來訪余一見語合明年再見論益合先生自謂晚獲知已相從於寂寥枯淡之中久而樂焉一旦思歸出其

所為詩一帙曰子知我宜為我序予受而讀之曰此唐人之格律而碧溪子之性情也先生之學其盡於是乎盡於是則世人或能知之余宜無言且猶未也未也則余不宜無言夫文章與事功難相兼而聲名與貧賤常相值大抵安於貧賤以養夫聞望固君子之心詳於文章而畧於事功者豈君子之得已哉績學勵行存乎我而功業所就因於遇不遇之間是故有難易焉姑以詩人一節論之自古好文之主有聞于名篇佳句輒與寀

相議求其人而誦所作於直廬燕見之頃者顧以致斥兹非難哉夫天作之君君立之相務於延攬一世之才而用之操一善者無遺挾片長者畢達故宰相求之天下天子得之宰相者職也先生宜自愛會當有夢卜之舉舉於今日先生名鈇别號碧溪子因以名集云

壽路北村郡伯序

今天子興自邸邸改元之年即用汶上路公賔暘守松由是天下咸際中興之會而吾松重沐維新之政矣乃

八月九日適天子萬壽之節而公亦届懸弧之辰天人妙合君臣應期兹豈偶然者哉詩書所未有也郡之大夫士相與詣闕上萬壽畢將次第登公之堂捧觴為祝公既合郡之僚吏寓公鄉衮致詞拜舞退將次第以慰邦人之意者忠愛之風行上下之儀辨君臣之義篤天日開明禎祥協候一時之盛又吾郡所未有也太學生王淮喬稽顧定芳輩相與謀曰若此非常事而歌咏紀次無聞焉不可吾輩將最其大者壽公以告於陸深曰

松郡介在湖海之間土沃民勤為天下先在司牧者安定優畜之耳我公仁恕慎厚視篆以來無毫髮擾民不復知有官府而桑麻禾黍被野矣願公至上壽以長養吾松也又曰松實富饒而敦朴之風視昔少衰矣我公明練嚴毅事集於庭者如蝟徐出一言無不立决而天理民彝因之感格者多矣願公至上壽以長教吾松也又曰我公才無不宜望則素養自舉進士時已甲天下之選居郎署典大郡皆有重名故公之來松也望治者

政如覿德者薫如被化者淳如漠如也顧公至上壽以長此風庶於松有所矜式也先生以為如何深閒之曰君子哉之言也美不溢上愛不忘本禮不踰制三者備矣是可以壽矣雖然古記有之安我所以寧天下也存我所以厚蒼生也故古之仁人君子其志不在一方也然自一方始天之付畀斯人也所責匪止一事也然自一事始猶之千歲之日也然自一日始是故我與天下常相通而安寧所繫者至近也而至遠也此華封嵩高

之意而聖人之所録以示其微者若此若公之壽夫豈吾松所可專哉殆將自松始耳自松而始以輔成今天子嘉靖之治以措天下於安寧仁壽之中則吾松豈獨後也况降生之始葢已有黙兆預擬之數矣諸君子請因人以驗諸天衆皆躍如起曰是可以為公壽矣請書為序

儼山集卷四十四

明 陸深 撰

序八

臨潼楊氏族譜序

楊故弘農此臨潼族譜也臨潼之有楊氏實自顯甫處士始臨潼楊氏之有譜則自令石川先生始先生名椮字子喬少以文學起高科令同知松江府事初石川知

汝州時謀作譜屬其從子郎中淳是譜則成之松江者也石川敬慎凝定每事先大體而文理粲然故治松優裕而是譜所為成也按譜楊氏自昭信公以百户避兵居澄城蓋元之初造也由澄城四傳而至顯甫府君諱仲徽當我太祖高皇帝統一初例編臨潼之安業里故今相橋鎮之右石川河之曲楊氏盛焉而先生以石川稱志本始也由臨潼至於石川蓋五傳矣而楊氏益盛光其門閥則科第繼起表厥里居則坊樓相望叢以顯

融則法從部院之官牧伯守令之職聨次也葢世逺則
澤深蓄富則發厚信哉有故國而後有世家也夫所謂
世家者豈徒以族屬之繁衍第宅之輝映富貴之盛麗
相雄長哉亦以文獻之足徵也夫文獻之足徵則由一
世而至於千世百世由千萬人而會統于一人涣者可
合疎者可親遠者可邇而仁厚之風行禮讓之俗成矣
既其大也則世道之升降於是乎考論而有國有天下
者藉之以為聲光往往故家舊族流風餘韻猶足以起

懦興衰回天命而繫人心者不少此石川斯譜之志也
今夫過闕西者知問夫子而徘徊於四知之坊者真若
與伯起遇挹清風而聳毛髮不必其同宗與並世為然
也況此楊氏之系而居相近也哉石川方退託不敢以
自附則其傳信之心澄源之志尤足以為文獻家法又
安知後世不以石川為夫子乎此又斯譜之志也譜之
為世九為圖十有三為録二為編二家山之圖二祫祭
之圖一時祭之圖一大宗小宗之圖一世系之圖一卒

葬之圖一衣冠之圖一先塋之圖二璇璣之圖三恩命之録一叢載之録一譜傳之編一世系之編一集一曰餘輝之集餘輝集者集先事也凡碑誌之文附焉世系以辨宗支譜傳以謹生卒叢載以類家集恩命以萃宸翰家山衣冠先塋圖以繪時祭祫祭圖以位大宗小宗圖以文世系圖以系卒葬圖以朱墨璇璣圖以歌詩其他凡例以數十皆刪取儒先之精奥以裨補世教而隨事起義足以勒成一家者此又石川之志也深得讀而

善之故為之序

贈侍御林君以吉南還序

監察御史林君以吉先為進士觀政户部時上言臣有孚先臣某荷上恩賜之祭賜之葬葬有日矣臣孤分當汛掃里門肅清墓道以迓寵靈且親喪罔所自盡而誠信宜身親之乞如故事賜臣假還以臨先臣之葬昧死以聞上不報疏再上曰臣有孚近蒙擢為御史得蚤暮事上非但臣志亦先臣之志也顧今歲才三十有二耳

犬馬之齒尚堪驅策即令臣葬父以還皆報陛下之年也夫事固有緩於目前而圖報於後日亦有失於一旦而莫贖於終身者惟陛下憐之又不報疏再上曰陛下以股肱心膂之故尚能念先臣於地下臣孫懷鞠育顧復之恩獨不念先父於下地之日乎陛下又焉用此不念父之臣哉即使臣靦面班行於聖化何如也又不報於是惶惑罔措浹日而疾作矣乃更以疾聞制可以吉始得去夫上之屢不聽其去者將惜以吉之才也既乃

聽其去者卒成以吉之志也始之不得以襄事去者非以吉之不能也竟得以疾去者乃以吉之所為孝也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兼得之矣且以吉之疾也以不得遂葬親之志也而疾疾斯去今而得遂葬親之事也其殆有瘳乎瘳將速來斯固去就之鏡也雖然先中丞心在王室被國厚典凡為其後者雖遠之於十世百世之下猶將明繼述之道而況於一體而分親為之子者哉凡為其子者雖屈之於布素草莽之間猶當奮涓埃之義

而况於身居法從易以報稱如以吉者哉方今國家多事斯亦以吉倥傯之日非與夫君親大倫也忠孝一道也以吉行矣其尚懋之余忝史職竊當紀載是故敘而列之為行李贈使後有考焉以吉辛未進士以學識稱余聽之於汪君希會而信之於疏云

壽談東石六十序

東石談先生以奇偉磊落之才拔自鄉校遂有重名於當世當世賢士大夫自館閣而下咸願交東石東石亦

以徧交當世賢士大夫與之相上下其議論爲慊由是東石名益重幾與素宦大官等重以先司空之世澤在朝野由是當世益賢東石以得見東石爲幸者復與素宦大官等問起居卜出處無論識與不識殆無虛日東石視之意豁如也年甫五十餘即自言海岱倦遊矣由是兩都公卿咸有海岱倦遊之作嘉靖丁亥始及六十云賢士大夫咸願東石表表天地間以起懦而激頹也相率爲壽春正月廿有七日實維初度之辰先是丙戌

秋暮東石以華峯蓮葉之舟泛龍江過海邑鄉先生朱侍御玉洲趙太常曲江輩望見東石喜相迎曰東海談生歲甲一周今翁矣老成人物巍然為鄉邦式幸甚無恙顧謂儼山人陸深曰子知東石舊矣宜有言為壽幸甚無辭及期談進士元璽王貢士世祥以告顧子鄙陋安足以知東石哉嘗憶少小隨諸生試有司時見東石修髯峻宇冠佩楚楚揚眉吐氣一座人盡傾若珊瑚玉樹光彩奪目操觚揮翰頃刻萬言如奏金石之聲以破

蟋蟀鐫盪耳目令人敬服願為之役而不暇心竊偉之意若人必當出而為世用以文章潤色國家以道德師表海宇以功業銘勒旂常信司空公之有後也嗣後與共場屋深灄先登令五十無聞而東石遂且六十矣未嘗不往來于懷傷知人之孟浪也每見東石輒欲攘袂劇論共敘少年豪邁之氣以一吐胸中沈鬱之奇東石輒一笑止之令人憮然自失余又安足以知東石哉雖然竊聞之矣士君子有天下之志而又有天下之才使

世未得用之而其人亦未肯小用於世則必享有清明壽考之福昔人謂之天賞以其無所於試也則必以胸次之所藴大放於詞章左右典墳鼓吹風雅使千萬世而下如見其人雖與天地同久可也昔人謂之不朽若是者蓋不數數然也或曠世一見焉東石豈其人哉今之知東石者不過曰富而好禮貴以下人瀟洒絶塵之姿超然於形骸聲色之外居深養晦山園池館之勝甲於天下賔從清嘉極一時之彦左圖右書大篇短什尊

俎琴弈之樂如神仙然以是窮年而閱歲有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固東石也乃若東石孝友之行孚於神明謙抑之風若在寒素與時推遷以盛滿為戒往往歛其未試之具以為有餘之地若昔人之所謂四留者東石蓋兼之矣嘗至京師有權貴人當軸處中其氣力足以變移國是者欲禮而用之東石拂袖南歸雖十不遇於科場無悔也是豈他人所易及哉而人亦或未之知也至於八面受敵之才一揮千金之義髙舉四海之心凌

跨百代之氣輔之以博學濟之以雄辯嬉笑成文無所不可此又東石之餘也昔者太公望秉燭赴齊之日乃九十餘矣使其八十未遇之前汲汲於求知已而用之則文武之際或不相值雖天固不得而賞之矣東石之道似之東石著書滿家別有杜少陵蘇東坡和篇雅麗高深金春玉應真若起二公於今日揖遜一堂之上比肩並列無少愧色其所以為不朽者又在是孟子嘗言禹稷與顏回同道是豈以形跡論哉要其實同不同何

如也世必有知言者諸君子皆曰是足以為東石壽矣遂書為序

梅林詩集序

深既僻居無所交接感念陸氏之舊封則聞有蕭嘉興之政追惟孝皇之清問則知有蕭梅林之詩世恒言文章政事文章政事信難兼哉徒以風雅之才卿輔之位巧於相值爾古之人所為發憤而寄憾於兹也雖然經綸之業有不盡於藝文之流此宂才之所以難也讀梅

林集可以考完矣梅林子舉進士餘二十年積官至嘉興守守有異績其大者曰瑞蓮之異曰秀水之異曰嘉禾之異古稱神明殆謂是與益以其餘躬帥諸生講論道藝一郡文學又彬彬焉是時復有北渭子王玄成貳其郡左右襄贊大明風雅之道是故嘉興之政與嘉興之詩一時表倡東南云其門下士沈銓與陳憲輩相與彙次為是編以致師傚之勤刻之嘉興以傳其詩縝潤其體典則其氣沈鬱其味雋永其導邑性情聲和而義

理其紀載時事思遠而言深信風雅之具也明興百餘年矣而詩道盛於弘正之間是不足以名一家乎深故特著孝皇敷貽之化以冠集端將以復考梅林之所至云詩凡若干首其在嘉興者十之二三其在梅林之詩又十之二三其在梅林之才則又十之二三云梅林名世賢字若愚弘治乙丑科進士桐城人有別業在梅林窮極幽勝嘗著書其中學者尊之曰梅林先生因以名集云

重刻家禮序

徽國文公朱先生家禮一書世行久矣曲阜鄆侯節之倅松之明年將納民於軌徧求郡邑之文獻加意焉既得是書乃撫卷歎曰是不當家有而人傳耶既又從二三子讀之則又歎曰昔者先生之為是書也蓋云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令允禮之為政也獨不得自附於朱子作家禮之遺意耶亟捐俸刻之刻成以示郡人陸深曰顧有序深聞之禮也者理也先王因人情之多

變於是為之節文以還于理孔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其變蓋有不可勝言者矣節而後和故曰禮之用和為貴夫禮以和而行亦以不和而廢也先生之為是書也其義精其文辯其大指見於自敘其微意之所存則深有病於好禮者之無所折衷而貧窶者之不得與於禮也惟吾松饒而多才風俗淳厚重以侯之愛禮也既知教之必且富之由是君子和德於上小人和力於下庶幾先生之意曰

新而僕之惠松者日遠也深謹按此書成於隆興巳丑行於先生易簀之後又按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乃以喪祭二禮屬其高第弟子黄榦氏成之書凡十有五卷今書四卷嘗經後儒撰次若文莊丘公尤有功於是書者類亦不失先生之意也竊惟先生大儒意在發揮周公孔子之道舉一世而劑和之兼總古今製為通禮以示法程惜也立朝之日淺居閒之時長著述之功多經綸之業寡意者有遺憾焉安知百世而下乃有同

志合德如侯者率其道而尊之而深也獲覩敦本復古之舉自吾松始故樂為之序侯别號復齋舉鄉貢於甲子科實孔氏之外孫云

送郡伯何鴈峯入覲序

今上皇帝再朝萬方實維嘉靖五年之春正元朔於是天運又一新矣我鴈峯先生何公時以松守往際其會遂以守松之績獻明受上賞於是治化又一新矣先期戒行士民攀送歌舞載途跂望太平之盛於是耳目又

一新矣少參王公時暘請舉贈如禮而以言屬之深乃作而歎曰懿哉此太平之典也夫上有至明則下有至良信乎相待而有成哉太平之業將不由松始乎夫治化大矣顧遇合之幾一也孔孟終身徒以難遇爾今有其人矣有其時矣有其遇矣太平之業謂非始於松不可也松在東南稱大郡其地狹而賦出之名多其民繁而擾生之事廣故松之治也難矣深初登朝待罪史官時嘗聞前輩知銓事者言惟爾松守擇難于良莫良於

憲度之士既又曰非才御史不可退伏田里竊從鄉前輩習問郡事皆曰松之美俗視曩昔少衰矣非命世之才為之振起不可公實抱命世才方以才御史來當維新之會視篆之初踈剔姦偽而乾沒之徒歛手彈壓豪右而漁獵之輩革心肅然示以簡易之道旬月之間百度改觀津津然太平之象矣公方詢求民隱振而起之觀感之下翕然風動此固前輩屬望之勤而當道選擇之意公於吾松豈偶然哉顧松也小不足以畱公誠使

留且久焉則所以深長而遠大之者豈徒吾松之福哉
夫福莫大於恤民之隱知民之隱斂而錫之福於是為
盛是故治有體時有變道有宜志有定夫牧之尚寬糾
之尚嚴是之謂體氣完則滓文勝則弊是之謂變物而
付之時而措之是之謂宜不畧於易不怵於難是之謂
定雖然知體而後能合變變合而後能隨宜使非志定
於先三者安從施哉公自少即有重望於嶺表思以孔
孟之道自致於時庸其志固已素定矣嘗宰一縣於浙

南少見緒餘俾民尸祝令上臨馭之初風采議論為諫官第一選擇而來斂福松民實以四者之道行之而人或未之能悉也當宁必將聽而采之乎則太平之具在松矣深之言安敢誣也雖然此亦公之緒餘耳公學深而養完才高而志大發舒精藴以究太平之極以當天子丞疑之任此則非淺薄之所能窺也姑録其由松之始為序以别

儼山集卷四十四